

王春元 著

一个女富豪60年的精神流变

灵魂 21 克

《忏悔无门》之后的又一力作

1907年

美国病理学家邓肯·麦克道格尔

进行了一次大胆的实验

他将六个生命垂危的病人

放到一张特殊设计的床上

观察病人死亡前后的变化

他惊奇的发现

人在死亡前后体重会突然丢失21克重量

作家出版社

王春元 著

灵魂

一个女富豪60年的精神流变

21

克

作家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灵魂 21 克/王春元著. - 北京: 作家出版社, 2007.9
ISBN 978 - 7 - 5063 - 4119 - 6

I. 灵… II. 王… III. 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146100 号

灵魂 21 克

作者: 王春元

责任编辑: 张亚丽 王 征

美术设计: 郑雪涛 睿 智

装帧设计: 任凌云

出版发行: 作家出版社

社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码: 100026

电话传真: 86 - 10 - 65930756 (出版发行部)

86 - 10 - 65004079 (总编室)

86 - 10 - 65015116 (邮购部)

E - mail: zuoja@zuoja.net.cn

<http://www.zuoja.net.cn>

印刷: 紫恒印装有限公司

成品尺寸: 152 × 230

字数: 340 千

印张: 23

插页: 2

版次: 2007 年 9 月第 1 版

印次: 2007 年 11 月第 3 次印刷

ISBN 978 - 7 - 5063 - 4119 - 6

定价: 28.00 元



作家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作家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灵魂出窍

——崔永元拿王春元《灵魂21克》“说事”

春元爱喝酒，酒后话儿多。

春元爱动笔，又写了一本。

春元爱动脑，净想没用的事。

上次写忏悔，就很不时尚，这回又追问灵魂，尽显自己的落伍。

时下社会的主旋律是股票与选秀，人们选择了这样的生活方式：在道德之底线附近大摇大摆地自由生活，期待着天上的馅饼准确地砸中自己。

灵魂能让房价降下来吗？灵魂能让人出名吗？灵魂能换来香车与美人吗？灵魂听上去无所不能，可没有灵魂却往往显得更实惠一些。

春元说他小时候很淘，干过不少坏事。人长大后，思想跟着进化，忽然意识到该做个好人。这本来就是普通人一路走来的路数。家教、学校辅导加上社会影响，每个人都有虽谈不上成功却不危及社会能够自食其力的成功之路。

春元不知何时遭遇了灵魂，对此，他爱不释手。只有你愿意接受灵魂的拷打，它才不至于成为负担。

春元也认为灵魂只有21克，21克有人奉为美钻，有人视作粪土。

春元采访过上百个富人，由此生出对灵魂的格外关注，不知是不是偶然的巧合。

春元当过官，不大，那时觉得灵魂无处寄托，不知算不算各色。

他的《忏悔无门》被美国人看中了，不知是美国人看中忏悔，还是想看看中国人看中不看中忏悔。

他的《忏悔无门》要被拍成电视连续剧，但迟迟没有开机，也许连续忏悔就是件很难的事。

春元打了场官司，精疲力竭，这种对法律的体验不知算不算他个人的财富。

春元活得累不累，只有他知道。

春元睡得着觉，不像我，安眠药劲过不去，白天也常看见一人走着，灵魂跟在后面，大声叫喊，也听不到，人是人样，灵魂像个玩物。

春元衣着朴素，不喜名牌，精神概念上似有洁癖；性格开朗，对无德之人、无格之事却总是耿耿于怀。

春元胆小，以为戴黑墨镜的人就是黑社会，他不知道，那正证明有灿烂刺眼的阳光。

春元姓王，但无野心。读书写字，养家糊口，自得其乐。

春元上学时成绩平平，有媒体称其为“作家”，不知是夸他，还是讽刺现行教育制度。

春元吸烟，作品中难免烟火气，有关爱情与情爱的描写，尤其值得一读，书中男女突破最后禁区大都费时费力，闪婚时代，可作为怀旧读物来看。

春元是我的朋友，书写好，先让我看，希望我说点什么，我想得灵魂出窍，只有这些。

崔永元

2007年9月

我本非我

作为一个60岁的女人，我不在乎你轻易产生的厌恶，我只是祈求你不要像厌恶我一样，厌恶你的母亲。作为女人，特别是一个有钱的女人，我可能是容易被时用厌弃的。

60岁对于大部分中国人来说，都是难以忽略的。

她不像20岁那样的青春灿烂，

她不像30岁那样的意气风发，

她不像40岁那样的温婉成熟，

也不像50岁那样的雍容持重。

60年一甲子，是中国文化里圆满的象征，60岁是从开始回到开始，是人生的归零。是生命的一次完整轮回，是精彩人生的完美谢幕。

60岁之前的任何一个时刻，我都不敢回望人生，怕承受不住宿命的重力。

作为女人，我生命中经历了不同时代背景下的三次婚姻，接受了不同婚姻中的两个儿子。当我伤痕累累地跨越了60岁这个门槛时，我告诉自己，剩下的时光都是我赚来的，于是世界划分两极，我在佛尘之外，可以尽情地鸟瞰我的两界人生。

作为女人，人生应该是多彩的，我的生命毫不例外的绚烂。这种多彩和绚烂决定了我所走过的60年岁月，是多角色的、多面的，这是我人性无法回避的事实。

如果说，蓝色是我的少女梦想，那我扮演了一个灵动而漂亮的女人，一切从美好开始，也从美好落幕，那是生命中的本我；

如果说，绿色氤氲了我情爱的氛围，那我就扮演了一个十足魅力，奔涌激放的女人，聪明妩媚是女人解剖世界的利刃。那是生命中

的自我；

如果说，红色是我火焰欲念的动因，是心中有巨大的沟壑，内心有无限深邃的心原力，那生命中给我的角色是完全将世界掌控于手中的张狂，那是生命中的超我；

如果说，黑色让我扮演了一个沉渣泛起那一刻的罪恶之人，那一刻，我的嘴脸是丑恶的。诚然，谁也不能保证自己一生没有过丑恶，然而在与丑恶相伴的日子里，它让我看到了自己的灵魂和这灵魂与天堂的距离，这应该是我生命中的非我。

死亡，是我这个年龄的人必须面对而不容逃避的事情。而死亡的分界线就是灵魂。大部分中国人是不讲宗教的，不讲宗教就不会探寻死亡，就会恐惧死亡，那么在您即将读到的这几十万字的故事里，您时刻会感知到一颗灵魂的舞动，灵魂是什么？我活了60岁也说不清，但我知道它是存在的。

感谢美国的病理学家邓肯·麦克道格尔在1907年提出了这样一个大胆而未经科学进一步验证的结论——灵魂的重量是21克。这让我找到了一种合理的叙述方式，让我可以通过这样一个重量来准确地传达我的灵魂。

如果说灵魂的重量是21克，那我可以借用这样一个等式让您更准确地理解：

生命=死亡+21克；

死亡=生命-21克。

电影导演阿加西·冈萨雷斯在他的电影《21克》中这样表述：

我们拥有多少次的生命

我们又能死去几回？

他们说我们都会失去21克的重量

在我们死去的那一刻

所有人

有多少沉淀在这21克

又有多少消失了

何时我们失去了这21克
又有多少随他们离去
又获得了多少
21克
一小堆5分钱的硬币
一只蜂鸟的重量
一小块巧克力
这21克到底有多重……

第一章

阴阳时刻



童鹤本就不应该到内蒙来。

从察右前旗回到乌兰察布盟已经是中午11点45分了，童鹤是昨天早晨从北京来到乌兰察布的，一到乌盟就由副盟长李军带队，到葛根塔拉牧场去玩了一趟。其实葛根塔拉童鹤已经不是第一次来了，这次来主要是想让玲儿领略一下漠北大草原的风光，好让她娇柔的身影，增加一份秋风骏马般的飒爽英姿。骑骑马，住住蒙古包，吃一吃手扒肉，顺便考察一下投资环境，让这边的朋友们了却一下心愿。

今天不是周末，来玩的人很少，牧场上的牧民每人手上都牵着两三匹马，四处招揽着生意。童鹤叫人牵来了一匹蒙古马，准备在玲儿面前显露一下自己在马上的身手。随行的人都劝他骑一匹老一点的，童鹤死活不干，他认为自己在草原上生活过，对马的脾气很了解。况且有玲儿在这里，他一定是要让她看一看，他不光是能够驰骋商场，同样能够驰骋在辽阔的草原上。

牧民牵来了一匹枣红色的蒙古马，牧人说这马没有骗过，是儿马，碰到好的骑手更是跑得飞快，这话让童鹤听了很是提气。他接过缰绳在马头上轻轻地抚摸了两把，抬

起了左脚，跨进马鞍里，左腿一使劲，身体很轻盈地就飞上了马背。他坐在了马上，向玲儿招了招手，拨过马头，轻轻地用两只脚的后跟磕了一下马肚子，一松马的缰绳，马“噌”地一下就飞了出去。李副盟长看到童鹤这副娴熟的身手很是惊讶，但就着风声也嘱咐了一句：“小心，这马认生。”童鹤在风声中回了一句，“没事看我的。”

随着哒哒哒的马蹄声，他骑着骏马向远处一溜烟地跑了去。马上的童鹤英姿勃发，长长的马鬃在他的脸颊飘拂，他把上身很低地贴近马脖子，眼睛注视着前方。周围的人看到这场面真感觉像八百年前的蒙古武士在“附身散马蹄，扬手接飞铙”。

风声从耳边呼呼掠过，马疾驰的喘气声，他也听得清清楚楚。突然，马的前方突起了一个小山坡。疾驰的骏马猛一下刹住脚步，抬起了后脚，童鹤没有丝毫的准备，身体像坐在弹簧上一样，噌地一下就从马头的侧面飞了出去，重重摔在了前面的土坡上。远处随行的人看到了这一幕，非常惊恐，飞快地向童鹤冲了过去。

童鹤轻轻地从地上翻身起来，抬了抬腿，转了转脑袋，觉得自己没有问题。除了肩头有一些酸胀以外，一切都还好，他站起来试走了几步，也没觉察出有什么不自如。于是他向大家招了招手，没事没事。李副盟长说：“尽管你在草原上呆过，但是这么多年都没有操练了，要小心啊，骑马还是有危险的。我们这儿隔三差五就出事。”听了这话，童鹤脸上有了一丝不悦的神情，好在玲儿在身边他也不便于发作，拍拍身上的土向远处走去，把李军他们甩在了身后。

玲儿的大名叫周玲，她现在的身份是童鹤的秘书。三个月前她还是北京光明正大广告公司的常务副总经理。光明正大广告公司是一家专门为房地产公司进行户外广告宣传的专业公司。那些铺满大街小巷显要位置上令人炫目的豪词，像顶级奢华、绝代至尊，辉煌耀世等均由这家公司炮制出笼。

玲儿是为了拿到即将在北京开盘的新宏泰房地产开发公司的广告业务，才与童鹤认识的。玲儿是思维和嗅觉都很敏锐的女人，表达问题清晰有条理，声音甜腻婉转，玲儿的脸长得俊俏而生动，虽然已经结婚十年了，但是从脸上丝毫看不出婚姻生活给她罩上的禁锢和约束，给人的印象既富有理性，又富有知性。说起话来低回婉转，娓娓道来，再配上修长匀

称的身材，总能在她面对的空间里形成一个新的磁场。童鹤显然是她新磁场中的猎物了。

三个月前，当她轻轻敲开新宏泰房地产公司童总宽大的办公室大门时，就准确地感知到了这是一个必须她亲自出马来征服的大客户。在与童鹤短暂的会面后，她就摸清了这个马上开盘的新宏泰新项目所有销售的要求。更重要的是，她算明白了这是一单收益不菲的大业务。新宏泰的新项目位于CBD东区的北部，这是一块总建筑面积30万平方米的高档写字楼，第一期的销售回报大约是12个亿，如果真正按照1.5%的投放量计算广告费的话，广告的总标的应该不会少于6000万到8000万。一般的小案子，玲儿就让普通的业务员出面搞定，她轻易不出手的，但是这一次她必须亲自上阵。她的胃口很大，希望把这单业务全部吃下，她安排公司上上下下全力以赴每天加班，力争以最优质最完美最独特的创意来满足客户需求。

当然这仅仅是做广告业务的一个方面。在与童鹤面谈后第二周的星期一，上午9点钟，全部四套宣传方案，详细的媒体计划、发布计划、效果评估，放到了童鹤的办公桌上。玲儿心想这样无懈可击的策划方案，即使不能全部吃进新宏泰这单业务，也要拿下全部户外路牌广告的投放。她对户外投放充满了自信，她很清楚户外广告是目前广告市场上利润回报最丰厚的业务。这几年随着房地产业在北京的迅猛发展，广告业务量也随着房价的增长而增长，这使得玲儿越加庆幸自己抓住了机会。

一切都是在玲儿设置布局的节奏中，稳步有序地推进着。同样，玲儿与新宏泰的关系也越来越不局限于广告本身。事务的发展总是在此消彼长中，慢慢发生着潜移默化的变化。在与童鹤深入接触两个半月后，玲儿不但没有拿下这单广告业务反而辞掉了广告公司的所有职务，从这家正大光明广告公司消失得无影无踪。

正大光明广告公司的老板一直被蒙在鼓里，公司所有的业务关系都握在玲儿手里，业务一下子就瘫痪了，公司老总欲哭无泪，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每天起床第一件事就是寻找玲儿。

玲儿现在的身份是北京新宏泰地产老板童鹤的私人秘书，这次到内蒙考察，童鹤把玲儿也带去了，这是他第一次带她出外巡游，一来是让玲儿开开心，二来是让朋友见识一下北京写字楼里白领两人的风采。

李军副盟长和童鹤一行接近黄昏时在草原落下了脚。他们从很远的地

方请来了一支乌兰牧骑，蒙古包里弥漫着热腾腾的羊肉味和醉人的歌声。随着马头琴悠扬哀婉的呜咽声，身着蒙族服装的姑娘手里捧着洁白的哈达和一碗水酒，深情地望着童鹤唱起了《远方的客人》，童鹤接过水酒一饮而尽还回敬了一首《雕花的马鞍》，赢得了在座所有人的掌声与喝彩。

酒酣耳热，大家在蒙古包里翩翩起舞，随着音乐和歌声，这欢乐的气氛达到高潮。玲儿面对这些简单的欠发达地区的人们，心里充满了自豪。她觉得她只要用30%的脑力，就可以很好地对付这里的人，她对自己的选择更加充满了自信。

第二天早上6点钟，吉普车遮住了草原的天际线，草原上初升的太阳与城市的清晨大不相同，早早照耀在了东方。汽车轮胎与骄阳普照下的路面摩擦，卷起浓浓的烟尘。童鹤和玲儿各自换了一身休闲服装，他们要进行投资项目考察。内蒙古草原经太阳一照，无遮无拦，酷热难耐。在宽敞的吉普车里，童鹤脱下了黑色的休闲西服，松开了他的红色领带，玲儿也只穿了件淡黄色的短袖毛衣，一枚椭圆形的钻石项链坠在她领口敞开的胸前。随着汽车的起伏，项链在她乳白色的胸前不断地弹跳。

童鹤给内蒙的朋友递上的名片职务很简单，清华大学化学博士，中科院食品研究所所长，但内蒙接待方的人都知道，他的真实身份是加拿大联邦投资集团总裁，新宏泰房地产投资公司总经理。

乌兰察布盟的领导对于童鹤的这次投资考察特别重视，把近期规划的重点建设项目和发展方向，都一一介绍给了童鹤，恨不得这些筹建项目都由童鹤投入，那就省心了。

京呼高速直通市区西北角，这里将是本市重点经济建设的开发区。100多万平米的木兰新区高档住宅工程已经实现七通一平。尽管这里的房价不能与北京相比，但有政策的扶持和政府机构的迁入，相信地皮价不出一年就可以翻番，房价也会随之上扬。

黄花沟的风能发电厂也是投资回报最高的。技术水平和建设开发完全符合环保要求，又能为首都输送能源，特别是2008年北京奥运召开在即，北京特别需要能源支持。

位于察右前旗的蓝旗海，这个方圆150平方公里的草原湖泊，形成了一个天然绿洲和休闲娱乐的天堂。李军副盟长特别强调这里是离北京最近最方便的草原湖泊，他们正在疏通各个方面的关系，向上级申请开发西部

的特殊政策。他把手搭在童鹤的耳边说，准备在此建一个超豪华的五星级酒店，像韩国的华克山庄那样，在这里建一个不对国内开放的赌场，只允许持有护照的外国人进入，“到时候你们北京那些爱赌博的人，根本不用出国，也不用到澳门葡京，马来西亚云顶去玩了。头一天直接开车就可以过来，第二天早上起来一踩油门就回北京了。”

童鹤对他这个提议显得很兴奋，他接过李军的话茬，为了显示自己对草原的了解和热爱，向大家详细介绍了蓝旗海的由来。他说蓝旗海是当年成吉思汗西征党项人的一个特别重要的驿站。他把这个蓝旗海附近的地都分给了他的第二个夫人合达安，它是属于合达安的封地。

他的四儿子拖雷带着强大的蒙古军队，征服西夏国的时候，也是把这里作为向西夏国征讨的一个大本营。以后游客到这里的话，我们可以把这段历史在这里重演，这样让北京的游客详细了解蒙古人民的生活习惯、风俗习惯，以及八百年前蒙古帝国一些有趣的故事，增加它的文化含量。

一席话说得周围的人鼓起了掌，童鹤的脸上显示出了一副夸张的得意。在大家的吹捧和哄抬下，童鹤当即拍板，先拿出150万，筹建办事处和组织起草建设的可行性论证报告。并同时强调，要把一些歌舞文化的演出项目在这里重新组建，争取让游客既能够在这里吃和赌，也可以欣赏到大型的歌舞表演。

他对这个项目的可行性具有充分的把握，对这个构思的高瞻远瞩有充分的自信。说到激动时他手舞足蹈，听得随行人员如痴如醉。

这一路上都是由李军不厌其烦地介绍，童鹤只是微笑，点头，时不时地会附和一句，“好”，“我考虑”，“这个想法不错的”。考察完各个项目，回到乌盟市区已经是下午1点钟了。

昭君大酒店是这里修建的准三星级的酒店，酒店里最大的包间又摆满了各种各样内蒙古特色大餐，烤羊背、清炖羊脖子、羊杂汤、炸羊肉串和手扒肉。童鹤曾在这里插过队，对内蒙古的饕餮面情有独钟，玲儿一进屋子，就被满屋的羊臊味给呛得直皱眉头，只是童鹤喜欢，她也不便发作。因下午要赶回北京去，童鹤再三推托，总算没有在酒桌上打一个通关，勉强喝了两杯酒就算完事儿。玲儿的秘书角色扮演得很到位，不断替童鹤解围，还以我喝一杯你们喝三杯的手段，把随行的七八个内蒙人灌得左右摇

摆，东倒西歪。在一阵喧闹无痛无痒的相互吹捧中，大家各得其所满足了心中的美好愿望，这趟考察也总算即将结束了。

2

从昭君大酒店出来，童鹤长长地舒了一口气，已经酒足饭饱了，再在这个烟雾缭绕，热闹喧哗的空气中多呆一分钟，都是对自己生命的浪费，好在玲儿帮着打了不少的圆场，让他体面舒心地退出了饭厅。他便慢步悠然地走到对面一家当地的高档汽车美容院。童鹤花了40块钱，把他从北京开来的这辆奔驰500从里到外擦拭得干干净净。

这次到内蒙来，是他经过四个多月的艰苦奋斗胜利后，开着用自己研究所的160万元买进的一辆加长奔驰500型豪华轿车过来的。正午的阳光下，奔驰车闪烁着古朴的大眼睛，浑身包裹着钢铁般的肌肉，很符合童鹤的心理要求。

车内浅色调的内饰显得洁净温暖，遍布各处的空调出风口和安全气囊，呈椭圆形环抱着主人和客人，就像坐进了太空舱，厚实细软的真皮座椅上布满了微小的透气孔，座椅自动调节高度及倾斜度。仪表盘后座是导航DVD。还有笨重的车身碾过石子路面时的震荡，被过滤到了极限，所有能看到听到的细节都让童鹤满意。三天前他还没有这样的感觉呢，三天后这辆车才终于过户到了他的名下。

所以这趟内蒙之行，完全是在自己拥有自主的物质环境和社会地位下展开的。童鹤的那份志得意满，是这个经济欠发达地区的人们很难领悟到的。

童鹤属龙，今年54岁，因为瘦的缘故，使他的年龄看上去能比同龄人小十岁，一米七六的身高也让他穿上挺括的高级西服更显得飘逸俊朗。唯一让他提心吊胆的是他过细的腰胯能否托住西裤的腰围，但童鹤绝对是个健康的男人，某些方面还超常的发达。原先的圆脸现在变得消瘦谦虚了几分，轮廓清晰的嘴像用女人的唇线笔抹过，眼睛富于神采，眼窝柔软，给人的感觉是温顺多情，恭谨有致。在任何场合下他都能求同存异，这给他

在商业谈判中创造了许多好处和机缘，大家并不把他当成一个强悍的对手，这是他这几年在商场上如鱼得水的重要原因。

玲儿早早坐进了车里，为了缓解长途坐车的疲劳，她换上了一条牛仔短裙，上身只穿了一件米色的吊带背心，平时总穿的黑色长袜早已脱去，露出两条白嫩匀称的玉腿。玲儿是那种很会按男人的心愿来打扮自己的女人。她知道童鹤喜欢自己的脚，他说玲儿的脚最性感，玲儿的脚穿标准的36码，五个脚趾头像欲坠的水滴圆润饱满，没有丝毫的变形和扭曲。脚趾整齐舒展摆放在一双白色透明的凉鞋里，给人美好的遐想。她也不像其他的女人涂鲜红的指甲油，她只是涂了一层淡粉色的指甲油，整个脚面形成了一个优美的脚弓。光脚穿上透明的凉鞋，使她更显得摇曳性感，媚态多姿。

童鹤轻轻拉开了车门，在车门与座椅形成的三角形空间里，他并没有马上进到车里来，而是环视了一圈四周，确信有许多羡慕的眼神投了过来，他最后一次完全领受了这样的仰慕，并确信在乌兰察布盟再也找不出像他这样风流倜傥、意气风发的人了，才抬脚迈进了车里，奔驰车发出“嘭”的一声沉闷的撞击——车门关上了。他抬起左脚向下用力地踹了一下脚刹，液压的脚刹缓缓地升了起来。

他把钥匙伸进了钥匙孔里，在钥匙门上轻轻地转了半圈，车没有动静，他把钥匙重新又退回到原位，又转了半圈，车还是没有动，奇怪！这是新车，从没有出过这毛病。他静了静心，微闭了一下眼睛又用力第三次转动了钥匙，车依旧纹丝不动，他心里有些发毛，额头的细汗珠也渗了出来。玲儿看他着急的样子觉得有些好笑，半开玩笑说：

“神三鬼四，你在四子王旗上错香了！你再试一次看看”。

他重又调整了姿势，第四次转动了钥匙，奔驰车的马达顿时发出低沉而雄壮的轰鸣声，旋即趋于平静。童鹤的脸上立马露出了会心的神情，长长吁出了一口气。他轻轻地踩了一下油门，车子却依然纹丝未动。他在脚下又平稳地加了一把力，一股强烈的推背感，带着笨重的车身，滚动了起来，车后旋即卷起了一阵烟尘。

110国道是乌兰察布盟通向北京主要的交通干道，多年的超负荷运输，这条路已经被来往于山西、宁夏等地的超重运煤车碾轧得路面时常翻浆，拥堵是家常便饭。有时拥堵最长的时间能有20多个小时。这使得路边兜售

方便面的小贩生意异常火爆，童鹤驾驶着奔驰500，在煤车与烟尘中穿行。黑色锃亮的奔驰车在这条路上特别的扎眼。大卡车驾驶室里的司机，不时地伸出头来仔细端详奔驰车里的这一对男女，猜想着他们的关系。好在这样的路面已经不多了，童鹤猛踩了一下油门，很快就将运煤的车给甩到了后方。前面已经能够看到京呼高速公路路口的指示牌了。

上了高速路，一切的噪音和躁动都静止了。车子在平稳有序地一点点提速，视线非常开阔。车里的音响装置也启动了，沙拉·布来曼的《蓝调海洋》在车里荡漾着。童鹤轻轻地转动了一下身体，腾出右手解开了衬衣最上面的一粒扣子，将那条艳黄色的杰尼亚领带向下松了松。他的感觉完全像是伦敦金融城里的高级白领，紧张工作了一天，在车里短暂的回家路上放松一下自己紧张的神经。

童鹤不抽烟不酗酒，所有社会上流行的一些不良嗜好，他都没有。但他的西服口袋里从来都有一包未拆封的软中华香烟和一只镶着蓝宝石的金属打火机，车的后备箱里，长期预备着两瓶路易十三和国窖1573。他最大的爱好，就是喜欢装扮自己。他对着装确实比一般人研究。

他认为男人着装要有三品，品质、品位、品格。所谓品质就是男人穿衣不能太不讲究，男人的衣服颜色本来选择余地就小，对仅有的几种颜色、牌子一定要严格挑选不能马虎。所谓品位就是男人一定要选择适合自己的牌子和与自己身份气质相和谐的品牌使用，不能见品牌就穿，这样会闹出许多笑话。只有品格才是童鹤追求的最高标准，品格就是风格，他绝不穿是人就知道、就能穿的品牌，他首先选择的是世界级的一线品牌，其次这些品牌不是大多数人都知道的品牌。像BOSS、鲍柏力这些牌子他是绝看不上眼的，只要让人一眼就看出来的品牌，哪怕是世界级品牌，他也决不购买。他只购买适用范围极小的品牌，只要别人不经意间一认出来，就会对他刮目相看，在心理上就胜人一筹，这就是他追求的品格功效。就拿他今天穿的这件佛郎西斯科西服来说，恰如其分地包裹着他消瘦匀称的身体，他这身西服不要说是在乌兰察布，就是在北京也没有多少人能够识货。佛郎西斯科西服是意大利的知名品牌，也是世界的顶级男装，世界上许多国家的元首都穿戴这个牌子的西服。像美国的前总统克林顿，日本的前首相竹下，法国总统密特朗，还有一些中东石油大亨的后代，以及500强的CEO。据说这个牌子在全世界的客户不超过2000人。它之所以如此的

受人青睐，是因为这家店里至今还保存着当年为拿破仑定制服装的纸样版型。

童鹤左手扶方向盘同时腾出了右手，又解开了衬衣上面第二粒纽扣，汽车的移动使得阳光投射到他手腕上的那块伯爵满天星表，耀眼地刺了他一下。让人眩晕的不是折射光，而是它的价格。

一年前，一位女士把这块表作为生日礼物，从北京赛特订给他的时候，他偷偷跑去看了一眼，惊得舌头都快超过了下巴。这块伯爵满天星表的标价是32万。平常在北京工作，他的脚上总是穿着黑色锃亮的意大利TODS皮鞋，这次到内蒙来，他的脚下非常妥帖地踩着一双半休闲、半职业的英国CLACK的皮鞋。这种轻便的鞋让他在开车和参加郊游时都适用，鞋上稍微沾有一点尘土，会使主人的职业感更突出，童鹤这身行头细算下来，没有50万是下不来的。他这样的派头，这样的感觉是当下北京、上海许多超级富豪也未必拿得出来的。

奢侈的行头配上童鹤这张标致的脸型和身材，无论什么情况下，你都无法断定他是一个什么背景的人物。这一切的蜕变仅仅让童鹤付出了一年零八个月的时间，时间对于他来讲，确实显得紧迫，他为自己能在短时间内能抓住这样好的机遇，创造这样大的效益而感到庆幸。

奔驰车在加速，由于风挡玻璃良好的减速效果，使他感受不到一丝的恐慌，他右手轻轻摁了一下座椅右下边的按钮，松开了奔驰车独特设计的三角形安全带。侧脸看了一眼坐在副驾驶上的玲儿，玲儿对他嫣然一笑。她的座椅放到了完全平躺着的状态，身体像一只摆放在精美条案上的良弓。修长的脚趾伸向了座椅的前方。童鹤被玲儿诱惑的姿态深深地吸引，身体开始活跃起来。

血液也在一点点的加速流动，玲儿这种沉醉的状态，很让他蠢蠢欲动。他的脑海中立即浮起了与玲儿在高级轿车中寻求雨水之欢的美妙念头。手不由自主地伸向了玲儿细嫩软滑的大腿上部，他轻轻地摸索着，随口说了一句：

“那么怕死啊。”

“那当然啦。”玲儿娇嗔地回了一句，她微闭着眼，脸上绽放着酒后的红晕。

“放松一下吗。”